

祁彪佳集

〔明〕祁彪佳撰





2 038 1768 2

# 祁彪佳集

[明] 祁彪佳撰



中華書局

# 祁彪佳集

〔明〕祁彪佳撰

\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（上海紹興路7號）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上海華新日曆印刷廠印刷

\*

787×1092 1/32 • 117/8 印張 • 1插頁 • 207,000字

1960年2月第1版

1960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160 定價：（7）1.00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295 60.1.滬型



邗 彪 佳 像

像贊

山陰 張 岱 宗子

德裕園亭。文山聲伎。一旦殉亡。棄若敝屣。  
危坐正襟。趺跏止水。首不墮冠。足不遺履。  
毫無戚容。滿面歡喜。如斯人也。乃以四負  
名堂。余曰。孔子何闕。而居闕里。

(見於越三不朽圖贊)

又

邗上 杜 甲 補堂

筆墨淋漓。臺閣風采。山川景色。忽焉謝改。  
止水名居。其意有在。飄然凌波。煙雲藹藹。

(見傳芳錄)

## 前 言

在明末殉國者中，祁彪佳是比較爲人所熟知的一個。他不但在民族鬭爭劇烈的時期，堅持民族氣節，以身殉國；而且在這以前，他還是一位比較能够關心人民疾苦，救荒平糶、施醫給藥，作了一些好事的官吏；同時他又是一位戲曲和散文作家。他所作的「遠山堂明曲品、劇品」，是我國古典曲、劇中的最重要的文獻，足以和呂天成的「曲品」、高奕的「新傳奇品」後先媲美。

祁彪佳字虎子，一字幼文，又字弘吉，號世培，別號遠山主人，生于明萬曆三十年（公元一六〇二），是明代山陰（今浙江省紹興市）著名藏書家祁承燦的兒子。祁氏的澹生堂藏書，在明代的浙江，是和會稽鈕氏的世學樓、寧波范氏的天一閣齊名的。祁彪佳從小就寢饋在家藏的書卷中間，所以十七歲就中舉人，二十一歲成進士，次年任福建興化府理刑。在任治猾吏、訪術蠹，禁豪右、懲刁訟、絕苞苴，做到弊絕風清；在米價騰貴的時候，又能嚴閉糶，搜積囤，壓平糧價，使饑民得食。後來在北京做御史，屢次上疏直言諫諍，條陳民間疾苦。當時崇禎在位，很想革除天啓弊政，對他的奏疏多半極爲嘉許，飭所司照辦。不久，他又出任蘇、松諸府巡按。那時宰相周

延儒當國，人民對他很不滿，宜興民衆掘了周的祖墓，郝彪佳雖然依法捕治了掘墓的人，但對周也不稍徇情，致爲周所脚恨，在考核時給了他降俸的處分。他看到朝政腐敗，便以侍養爲名，上疏請求退休。在家住了九年，專做救荒賑濟的工作，行和糴法、分糴法，設粥廠法、給米法，災民靠他救活的，不可勝計。後又應召赴京，擔任考察官吏的計典，疏劾周延儒的私人吳昌時，朝臣都爲他危懼，他却絲毫不以爲意。任務完畢後，崇禎命他到南方去主持考試。他剛到南方，北京就爲農民起義軍所攻破。福王入南都後，一些不肖官吏都想以擁立博取頭功，他却獨持正義，對衆昌言只能稱監國，不能正帝位，史可法也贊同他的主張，不附和擁立派。這時南方人心浮動，他在危難之中又重新撫按江南一帶，對緩和軍民矛盾，抑制四鎮跋扈，團結抗戰力量等方面，都有不少膽識俱備、忠貞爲國的表现。

弘光乙酉（公元一六四五年），他卸職家居，清兵陷南京，執福王。黃石齋和王東里向潞王建議，請他出山，以少司馬總督蘇、松，如此則人心立振，十萬衆都不難召集。從這建議中，可以看出人民對他期望和擁戴的殷切。但他還沒有來得及應召，清兵便已進迫杭州，並派人用書幣禮聘；他又聽說有些士紳已被清廷收買，渡江去作『二臣』，更覺悲憤萬分，因而決定以一死報國，寫了絕命書和『含笑入九原，浩氣留天地』的詩句，自沈於池。他的堅持民族氣節的行爲，雖

然值得贊美，但在民族鬪爭劇烈的時期，他不能領導人民起來積極抗戰，却以消極的自殺了事，這充分顯示了封建士大夫性格怯弱的一面，在當時也是大多數所謂「孤臣孽子」的共同的結局。

## 二

在祁彪佳的大家庭中，充滿了濃厚的文學藝術氣氛，他本人和他兩位哥哥麟佳、駿佳，從兄弟多佳，都是戲曲作家。麟佳作有太室山房四劇（救精忠、紅粉禪、慶長生、錯轉輪）；駿佳作有鴛鴦錦；他本人也作有全節記，演蘇武牧羊故事。（據明才子傳和本書杜春生後序說，他還作有玉節記傳奇，這可能就是全節記的異名，因都已佚失，不能辨明是一是二。）從兄弟多佳，字止祥，除作有眉頭眼角、玉犀記等劇外，還是一個多才多藝的藝術家，能够演戲、書畫、蹴鞠、音樂。祁彪佳的夫人商景蘭，字媚生，是吏部尚書商周祚的女兒，著有錦囊集（舊名香奩集），一般人都說她的詩比她丈夫寫得還好。他們的兒子理孫、班孫，媳婦張德蕙、朱德蓉都能詩，但存稿罕見，本書中僅存理孫詩四首，德蕙詩五首，班孫佚稿一卷，德蓉詩十首。此外，祁彪佳還有四個女兒，也都能詩。本書也輯有一些遺作。

這裏還要附帶說一說祁彪佳的兒子理孫、班孫的事蹟。當祁彪佳死後不到一個月，浙東江



上的義師就起來了。祁鳳佳的兒子鴻孫首先參加了江上的義師，理孫、班孫也毀家紓難，並且在家中容納了大批抗清復國的志士。這裏面有一個魏耕，是祁彪佳生前所器重的。他曾在張煌言兵敗時遮道上書，建議招集散亡，爲再舉計。清軍探悉魏耕上書的事，指名緝捕，魏耕逃到梅里祁氏園中。理孫兄弟便約會同鄉志士朱士雅、張宗道等和他一起計劃復國的大計。後來活動失敗了，班孫召募健兒衛護魏耕從間道浮海，不幸中途被清軍邏卒所獲，慷慨殉國。魏耕殉國後，有叛徒向清軍告密，理孫、班孫都被清軍捕去，在審訊時，兩人爭先承認。祁氏的門客私下計議，必須設法救全一個，便納賄賂於清軍統帥，把理孫放了回來，班孫則和他的同鄉志士李達、楊選等一併充軍到東北去。後來理孫因思念弟弟鬱鬱而死。班孫也於公元一六六七年乘隙逃回江南，在吳門的堯峯祝髮出家，後來主持毘陵馬鞍山寺，號咒林明大師，不談佛法，專喜議論古今，每及先朝，就掩面痛哭。公元一六七三年，圓寂於寺中。

三

祁彪佳生平所作的詩詞不多，但風格很高，沒有庸俗浮泛的語句。文則以奏疏寫得最爲出色，使數百年後的讀者，都能隱約想像到他白簡飛霜、臺閣生風的剛勁不屈姿態。尤其是陳民

間十四大苦疏、合籌天下全局疏、陳三大弊政（詔獄、緝事、廷杖）疏，都能切中時弊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「救荒全書小序」，這完全是實事求是的救荒方案，可補宋朝董煟的「救荒活民書」之不足。而他的「救荒雜議」，更可和明人張陞的「救荒事宜」、林希元的「荒政叢言」、周孔教的「荒政議」後先媲美。祁彪佳的這些作品，和他從事救荒賑濟的實際行為，無疑是深得當時人民的擁護，而應該給予適當的評價的。

祁彪佳同時又是寫散文的能手：本書中的「寓山注」和「越中園亭記」，都是極美好的寫景散文。明末的文人多以抒寫性靈的散文小品著稱，而祁彪佳寫得尤為瀟灑峭拔，具有清新雋健的風格；不過從他那些散文的思想內容來看，却同樣地帶有明末士大夫的沒落情調，是消極而低沉的。

#### 四

祁彪佳的集子，僅有清朝山陰杜煦（春暉）、杜春生（禾子）兄弟編輯的一種，共十卷，末附祁氏親屬的作品，刻于道光十五年。我們現在就據以重行整理圈點排印。書名原稱「祁忠惠公遺集」，我們考慮到「忠惠」是乾隆追加的諡號，當非作者所樂受，所以在排印這新版本時，遂改爲「

「祁彪佳集」，似較合適。又，卷後所附作品，因係不斷搜集，所以一再補遺，編次零亂，不便閱讀，這次重印時也加以歸併，取消補遺，以清眉目。有些舊註稱祁彪佳爲「忠惠」，也都一律改從明諡「忠敏」，所有這些更動，一併說明如上。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十一月

# 序

吾友杜尺莊、禾子昆仲。留心掌故。闡發幽潛。於邑中名賢著述。搜訪靡遺。獨惜忠敏祁公。當明季南遷之日。移疾歸休。以身殉國。其成仁大節。及敷歷中外之宏議遠略。具載於明史本傳及勝朝殉節諸臣錄。而寓山文集值兵燹散佚之餘。世無傳本。不克與同里劉忠介、倪文貞諸集同登天祿。爲金匱石室之藏。及今徵文攷獻者。皆以爲越中闕典。因延訪故家。力爲摭拾。鴻文隻字。巨細畢該。釐爲九卷。而以史傳行狀遺事爲附錄一卷。又以公配商眉生夫人及二子理孫、班孫、長女德淵、第三女德瓊、季女德蒞、長子婦張德蕙、次子婦朱德蓉一家眷屬之詩若詞編於集末。都爲四冊。以永其傳。於公之生平大著作雖未能臚載無遺。而立朝行己之概。已無往不流露於寸珪尺璧之中。使後之學者讀奏議而想其忠審。讀制藝而挹其經腴。讀救荒、施藥及與郡縣守令議賑、弭盜諸書而知公之留心於時務。讀寓山志及越中園亭記而知公之適意於林泉。讀詩、詞、尺牘而知公之逸致。讀錦囊集而知公倡隨之雅。讀紫芝軒逸稿及未焚集而知公家學之富。遺澤之長。斯誠藝林之盛事。越乘之祕寶也。道光辛卯。余官蜀中。刊行宋趙忠簡集十卷。近歲又公刻忠介全書於越中。其嚮往之志。亦猶是爾。第以在官之身。不能如尺莊、禾子搜訪之勤。使前賢遺文

軼事備載於編。是則有愧於君家昆仲者也。道光十五年乙未夏五。會稽吳傑撰。

# 目次

卷一

奏疏

卷二

序

引

記

雜著

卷三

揭

稟

書

判語

卷四

行略

塔銘

祭文

經義

卷五

救荒全書小序

卷六

救荒雜議

目次

一

三

七

六

六

五

卷七 ..... 一五〇

寓山注

卷八 ..... 一七一

越中國亭記

卷九 ..... 一三〇

詩 詞

卷十附錄 ..... 一三三

明史本傳

行實

遺事

世系附

附編 ..... 一五八

商夫人錦囊集

祁德淵、祁德澂、張德慈、朱德馨等詩附

祁德瓊未焚集

祁理孫詩附

祁班孫紫芝軒逸稿

# 卷一

里後學杜煦春暉編輯  
杜春生禾子編輯

## 奏疏

### 賞罰激勸疏

崇禎五年五月

國家賞罰之典。爲帝王勵世磨鈍之權。是故賞一人而天下勸。以賞之茂其功也。考當日遵、永之難。僅復空城。猶且冒塵冒險。不可指數。獨貽功因一級之疑。遂稽三年之敝。及勦報既真。而彤弓下錫。又皆督撫總帥帷幄大臣。其陷敵衝鋒之將士。曾不與焉。殊失投醪挾纊之仁矣。況今青、萊用兵。士氣全賴鼓舞。似宜特頒賞格。預儲金錢。使躬親戰陣之人。必立膺椎享之惠。夫然後敵愾之氣奮。而迅掃無難。乃若世廕之典。必以待非常之功。否則寧優加金帛。勿以世祿糜大官。是又賞之不可不慎者也。罰一人而天下懼。以罰之蔽其罪也。邇來秦中流寇縱橫。刑縣已無逃失地之律。即昨秋東省逃兵猖獗。有司亦盡蒙褫斥之加。何以孔逆連破六邑。遂無議處一官。則是效死之大義不必明。朝廷之簡書不足畏。所以登、黃被陷。滿城煨燼。竟莫敢一問者。似宜核任之淺



深、地之難易、失事之輕重大小。分別駁處。其殉難如新城奏令者。量加卹錄。夫然後無逃之誼彰。而人心始固。乃若隱匿之條。載在令甲。今劫掠者疊告。參奏者幾何。陳玩之責固難辭。欺蒙之習尤當破。又罰之不可不飭者也。至巡按御史。必身立功罪之外。方可稽核功罪。巡視科道。必身異監督之司。始能覺察監督。若置巡按於功罪中。令巡視與監督等。則冒濫扶同之弊。亦未必其有補矣。

旨。科道官原以摘奸剔弊爲本。況奉命差。豈得委身事外。若通同騰徇。責有攸歸。川功及東省失事州縣著速查奏奪。

定一時勝略疏

崇禎五年六月

臣惟軍旅思險。隱情以虞。兵機之不可輕洩。固也。易曰。幾事不密則害成。臣恭禪聖諭。申飭科臣。有曰。專關軍情。猶然茫視。遲慢漏洩。爲誤不小。仰見我皇上神謀淵慮。超越千古。蓋有見於不密之爲害也。然聖諭又不嘗以某本不妨抄傳、某本不應抄傳令科臣看詳乎。臣愚以爲不應抄傳者。幾先之祕。臨事之謀。制勝出奇。呼吸萬變者是。不妨抄傳者。強弱之分。順逆之勢。去來之狀。勝負之常。疆場情形。一彼一此者是。且以言乎塘報。則將士上之督撫。督撫上之皇上。敵國